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一

宋 衛湜 撰

坊記第三十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别録屬通論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之道故不可

以不記矣

龍泉葉氏曰先王所以坊民者大矣夫道散而難名民聚而無所定方當教化未明之初天下之人無有君臣上下尊卑長幼之節聖人制禮以先民立坊以示之凡所以使民安行於坊範之中得以遂其所欲然後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之具皆得安其所當然由是言之君子之為禮非以禁其欲而行之乃是為之坊以遂其欲也譬如人之一身自頂至踵皆有以自

衛寒則有寒之坊暑則有暑之坊方其見所尊對所
敬在外而有其坊方其燕居褻服在内而有其坊若
使此身無坊豈能一日安養又即是而推之人之居
室將以安其身也上棟下宇垣牆障設無所不至然
後可安若其有一隙一穴之不備則一家為之不寧
聖人以天下之民病於無坊而不能以自立是以朝
廷之上相與為之制作有損有益有紀有序世變相
從先後相繼使大坊既立君臣上下尊卑長幼之序

秩然而不可亂孰能自越於斯禮之外者當周之衰聖王不作所以坊之之道浸以廢壞始有悖先王之大坊自為之規模者故國異政家殊俗權謀詐偽之俗成攘奪戕殺之禍起凡天下之民出私意任小智紛然出於制度坊閑之外孔子之徒號為儒者之學深考古昔見後世風俗之變思先王之大坊以為皆必有深意原其至微至眇制作於百世之前以為百世之後苟廢而不治則大弊極亂將不可救然當世

之人自越於法度之中而先王所謂坊者亦蕩然而不復有先王之坊既失自秦以後由漢及唐數百年之間其上之為君者各自制作以為吾之大坊足以安利天下休養生息此其弊雖不至如暴秦之已甚而卒皆苟簡無復美意或以智力或以詐謀或以術數或以刑名又復有疏闊朴陋將使姦雄之人見其坊之不足恃始跌蕩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為干君犯上之事豪傑超越之士以為其坊之不足由而卒意

妄行無復軌轍至於自棄其身於異端邪説者有之矣古之聖賢所用以坊天下其為纎悉不可以一端盡自夫率意自用而出於坊制之外者每每操切以坊天下先王之道常每病於難明學者能由是道而推之嚴於自坊而寛於坊民於天下之事深察曲盡以之處朋友以之處家庭以之處鄉黨以之事君而治天下其間事變之難易人情之逆順要能引天下於法度之中而無失於先王之大端而已讀坊記一

篇又知儒者見其本根考其源流其意甚善而其所操猶有未盡後之學者得其所謂本始者究心焉則古人録是篇之意見矣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命謂教令

孔氏曰此一節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此篇三十九章唯此一章稱子言之下悉言子云以此章一篇總要故特稱子言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唯説一事或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皆無義例君子坊民之過譬如坊之礙水坊民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也由民踰德故設禮以坊民德之失制刑以坊民之淫邪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

橫渠張氏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讀如譬喻之譬

下云禮刑命即君子之道也命以坊欲命謂規矩制

度禮以坊德德逸德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之道原於心者也心有非辟則害

于其道必有禮以正其志然後非辟之心銷而德義

之心作矣故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與者疑而未定

之辭若夫凡民則不知用禮以坊其心是以非辟之

意萌於中而害于其道而莫之知也刑於言行悖于

禮法觸于刑憲中失於内仁義不足于外矣故曰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而民猶踰之此言其違悖禮教而觸乎刑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有禮以坊德有刑以坊淫有命以坊欲其為坊也可謂大矣然或失於德而犯禮或溺於淫而犯刑徇於欲而犯命故曰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若失於德溺於淫徇於欲者則所謂辟也

馬氏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

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禮以坊德所謂戒之用休也刑以坊淫所謂董之用威也命以坊欲則聖人道化之盛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言君子之道以譬則坊也道民之所不足者也坊民之所不足者言民之所不足者坊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是之謂民之所不足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慶源輔氏曰禮以為坊則德不失故曰大德不踰閑

人有所畏則不敢縱禮以坊德刑以坊淫略而言之也至於命以坊欲則又入深而言之是三者所謂大為之坊也彼因一事設一禁者豈君子之道哉

金華應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欲動情勝人欲熾盛而有餘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坊其所不足制其所有餘性之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為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出禮則入於刑聖人坊民之具至是盡矣然人之欲無窮非防閑

所能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

截然不可踰也天命至嚴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

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詩曰抱衾與裯

實命不猶苟不知命有貴賤則賤妾進御求逞其欲

何能盡其心乎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

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為嫌

孔氏曰此一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也聖人制為富貴貧賤之法不云貧賤略其文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至驕也為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禄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慊恨君禄爵之薄也益漸也亡無也

為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從可知也

長樂劉氏曰約謂愧恥乎其不足所以愧恥之極斯為盜矣驕謂踰違於禮法所以踰違之極則為亂矣聖人所以自天子至於子男為之田制而差其禮樂之度數也自卿大夫至於庶民為之祿制而定其食用之等降也上下既分民志一定而僭偪不興於其心故亂益亡者禮之制也

嚴陵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

富故富斯驕約則不足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則
不遜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
則因人之情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而已下兼言貧而
上止言制富貴者禮之所難制尤在於富貴故也言
富必繼之以貧言貴不繼之以賤者難制者在所詳
易制者在所略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
不使之驕匹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若是則各

得其制而反相治矣

山陰陸氏曰貴不慊於上若上公如王之服是也故亂益亡怨亂每言益亡以亂易而難治怨易而難懷故也

石林葉氏曰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文以别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慊於上雖然禮之所制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主於禮故此著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意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鄭氏曰大族衆家恒多為亂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之貪為亂者

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髙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百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孔氏曰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坊其奢僭畔逆之事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家族衆而得寧如此三者天下極少故云寡矣引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也天下為惡者多故為限節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

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越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越百乘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皇氏曰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註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註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為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註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内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司馬云五師為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

之出軍與鄉同故鄭註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
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
註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
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
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
鄭註小司徒井十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革車十乘士百
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車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

其閒委曲鄉遂公邑細别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註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

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馬質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内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方五百步者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為五百步云

子男之城方五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宫室以五為節國家謂成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為百雉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惟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註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

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

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註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

嚴陵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

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而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每以民為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為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

俟乎人為之坊矣

山陰陸氏曰天下其幾矣言其於治幾矣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如彼令如此其於治可謂幾矣制國不過千乘千乘之國舉成國也子男蓋不與故曰七命賜國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則自伯以上千乘之國百乘自縣内覲之以七十里之國也地方百里為車百乘則卿所受地蓋有元士之地附焉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先儒謂卿備百邑地方百里然

則卿之地百里猶諸伯之地三百里也

石林葉氏曰貧而無怨難能好樂則處貧之至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衆而以寧者則處衆之至以樂處貧禮處富則寧衆者固處貴之事也有土地則有兵車乘者車之所以載也故制國則言乘雉之為物守死而不犯分有自衛之道也故都城則言雉諸侯雖其富貴不極而其為國千乘百雉至於大夫則其上亦有君非備貴者也故止言家富而已先王辨貴賤之

分而諸侯大夫等差如此者蓋坊民為主其弊也諸侯倍畔以相簒所謂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者此也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

以弑其君

鄭氏曰朝廷之位謂朝位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

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孔氏曰自此至犯君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疑謂是非不決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禮以分別之楚越書葬則當稱葬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葢且欲反夜而為旦猶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此逸詩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

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内則有虎裘狼裘
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僖五年左傳
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又公羊成二年搴之戰逢丑
父為齊頃公車右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長樂劉氏曰尊卑疑者辨之以親疏親疏疑者辨之
以貴賤貴賤疑者辨之以先後先後疑者辨之以德
齒此禮之章明乎其疑也
嚴陵方氏曰若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故不迎尸於

門外以明其疑兹非禮所以章疑者乎士唯說齊衰於公門以表其微兹非禮所以别微者乎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别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别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故民有所讓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盍旦即月令所謂鶡旦盍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

此人患之者以其亂晝夜故也君臣之别晝夜之相

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況之乘車之法君在左

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馬氏曰王祭賔客有旅賁服王之服而趨節服氏服

王服以維王大常其在軍陣則射人命有爵者乘王

之倅車而皆無與王同車者

石林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

也決言其成也别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别言

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别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有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小大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故曰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禮之别微則衣服有别至别嫌則親疏異矣故同姓親也不嫌於為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雖與同車嫌於為異

不同服所以别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弑簒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袵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鄭氏曰亂益亡亡無也食謂禄也在上曰浮禄勝己則近貪己勝禄則近廉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禄好得無讓以至亡己

孔氏曰所引詩小雅角弓刺幽王之詩相怨一方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

嚴陵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

故亂益亡夫權輿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以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觴酒豆肉以犯齒言之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之上以犯貴言之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故朝廷之位以犯君言之禮以卧者為衽坐者為席合言之一也

石林葉氏曰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

時而辭者所以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禄以久奠食葢食與禄異也食浮於人則為非義故君子寧使人浮於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

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楊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皆謂是矣

山陰陸氏曰引此者著於君尚如此其他可知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引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

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偕死而號無告言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坊人偕死嚮生之事利禄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皆不偝於死者也亡謂身為國事亡在外先與在外亡者而後於國内存者則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所引詩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也言歸妾

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以勗為畜鄭又以為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與詩註不同者後得毛傳故也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禄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録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禄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

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偝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盧陵胡氏曰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此邶風燕燕篇衛莊姜送戴嬀令以婦道勉己也寡人莊姜自謂此以勗為畜鄭又以為衛定姜之詩令獻公畜孝寡人鄭之自相牴牾多此類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

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禄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氏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約言為省約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

二者相互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所好民所趨也有國有家而尊貴賢人則其民莫敢不礪乎德也輕賤祿利則其民莫敢不忘於廉也德充乎内而廉發乎外則禮讓興焉技巧者偷薄之俗所為人君尚乎技巧之工則舟車之工賤而末藝興焉

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錫予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

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必有以踐其言焉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石林葉氏曰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先以言

慶源輔氏曰人賢則禄優然國家之所貴者貴其人之賢不貴其禄之優則民興於讓也車雖工之所聚

然家國之所貴者貴其技之聚不貴夫車之器則民興於藝也君子約言務實也小人先言尚華也

金華應氏曰以德以能而詔爵禄以功以言而庸車服此隆古定制也迨德下衰禄未必及有德車未必及有能或不稼而取禾或車甚澤而人瘁人君必貴其可用之人而不以禄之富者為貴貴其有用之技而不以車之華者為貴則賞必當功而虚言飾貌者無所售矣記者又别君子小人言之蓋君子尚實行

而不事虛言小人無誠心而專尚利口此人主所當察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

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取民言則民報禮重之事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也下不天上施言下不仰君如天敬上之恩澤則禍亂之事起也所引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證上酌民言之事

嚴陵方氏曰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

民明威天之所為未嘗不以民也夫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豈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無以相治故曰亂也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上酌民言矣民之報禮重則下天上施矣

馬氏曰君子之於庶言同則繹之而已故曰酌猶所謂稽于衆也

山陰陸氏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是之謂天所謂雨蓋如此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之謂犯夫我無為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

廬陵胡氏曰民言醫國之藥石也取以為國則合天下之公願民被其澤戴之如天矣是下天上施也

慶源輔氏曰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也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也上下一理而君者民之表也古人為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信讓則制行不以已制民尊君

如天盡敬事之誠則報禮可謂重矣然民不能自爾也在上之人有以致之耳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説卷一百二十二　　　宋　衛湜　撰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内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

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鄭氏曰爾卜爾筮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已彼過淺也度是鎬京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也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也大誓尚書篇名

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孔氏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巳之事凡三節上論與凡人次論臣於君下論子於親考卜惟王至成之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也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證之書云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作蔡仲之命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之子於予是惟良顯哉歎

美君德良善顯明也

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汝且能無已矣故怨益亡民作忠言作而起之也

山陰陸氏曰覆無咎言以覆易體言雖無咎言要以禮也茍非其禮龜不敢知是惟良顯哉臣良君顯顯在下以良故顯也不言明明自明也據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

石林葉氏曰義之於君臣其應則民作忠忠者義之屬也仁之於父子其應則民作孝孝者仁之本也父子在内故以應則言本君臣在外故以應則言屬

慶源輔氏曰善則稱人與人為善之心也過則稱己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矣民讓

善則忘怨不足言矣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無改於父之道不以已善駮親之過也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為歡

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微諫不倦君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諤諤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内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之也孝子無之止之時

孔氏曰上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自此至其親廣明爲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忘孝之事案其惟不言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讙在無逸之篇高宗非書篇

之名鄭不見古尚書有高宗之訓故也孝子不寘是大雅既醉美成王告太平之詩

嚴陵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莊子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所謂從命也事父母能竭其力所謂勞也

石林葉氏曰親之生也弛其過則幾諫以先志敬其美則順行以承意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讙讙則樂之

至也雍則和之至也雖從命而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從命雖微諫而有所謂不微諫故當不義則諍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怨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事親至于可怨則在己者已盡故次之以不匱山陰陸氏曰三年無改可謂弛矣孝子不匱鄭氏謂孝子無乏止之時是亦不匱也然自其大者觀之不匱云者老子所謂既以與人已愈多是也故曰潁考叔可謂純孝矣愛其母施及莊公

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鄭氏曰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寛容貌也交猶更也瘉病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已位等

孔氏曰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以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所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幽王不親九族父兄刺之也鄭註與已位等者尊卑懸絶不可傳通車服故知位等也

嚴陵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况父母乎故曰可謂孝矣族有遠近有尊卑非交相親不足以有合也衣於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

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馬氏曰附而相顧者睦也秦康公送晉文公至於渭
陽親之至也贈之以車乘恵之至也繼之以瓊瑰玉
珮言其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
慶源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
族未能孝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緯
綽有裕故能合族也交相為瘉豈能合族乎
山陰陸氏曰宜於妻黨是慈也非孝也拘者以衣不

可衣車亦不可乘其肆者又或以爲車可乘則衣亦可衣唯君子爲能如此故曰君子以廣孝也孟子曰諱名不諱姓

石林葉氏曰子之事親其道則主於孝其情則主於敬廣其孝至於父之執不衣其衣嫌於近親也厚其敬至於父之位不同近處嫌於瀆尊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鄭氏曰辨別也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孔氏曰引書大甲篇伊尹戒大甲之辭言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

慶源輔氏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嚴陵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

父子不同席席言所坐之席也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義則一而已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

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長民謂天子諸侯也有事有所事也

孔氏曰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說樂之者戲也慼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内欲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敬老謂其敬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尸用於祭祀

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内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偶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

石林葉氏曰稱老則嫌於近死言慈則嫌於望報有數則嫌於致憂自君子約言至艮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親至戲而不歎皆父子之事其終獨言薄於孝而厚於慈者蓋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老近

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尸則斯須之謹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修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

慶源輔氏曰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其所以慈者亦必不中節姑息而已閨門和樂之地也而有歎言則其處家者可知矣戲而

已婦子嘻嘻則又不可敬老言朝廷行敬老之禮也

長樂劉氏曰言孝所以盡子之道也不言慈不敢移愛於其親也

河南程氏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没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

鄭氏曰祭器籩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為燕器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也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義也

孔氏曰前經坊民以為孝之道此經敎民以為敬行義之事菲薄也沒過也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沒過於禮引易既濟九五爻辭鄭註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與此註異易含萬象俱得明義也引詩大雅既醉之篇

石林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

五帝少之為貴以其内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為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唯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德唯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蓋君子無意於菲美者亦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亦其思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亦之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苟以菲而過乎儉則禮之文廢而不存苟以美而至於奢則禮之情沒而不見詩曰古之人

不以微薄廢禮不以菲廢禮之謂也儀禮曰幣美則沒禮不以美沒禮之謂也祭其食所以敬其主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盖報施之禮然也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與此同意君子茍無禮雖美不食者則以在禮而不在物故也故餓者不食嗟來乞人不屑蹴與凡以是而已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終言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此篇所記凡十七節言此

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蓋以示民則民有所儆以此坊民則民無所踰示之將以坊之也此止言飲食之際未足以盡利義故止言示而已後重言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則利義於是乎盡故繼之曰以此坊民民猶忘義爭利以亡其身然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以菲廢禮則失於吝以美沒禮則失於驕自處如此則處神可知醉酒而已非君子事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

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鄭氏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淫猶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食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

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
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
節也
孔氏曰澄酒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
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爲澄齊也禮運云
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
故鄭分釋澄爲沈齊酒爲三酒以此云示民不淫故
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醆在戶此

云在室不同者在户之内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醆在户爾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鄭註主人至獻賔此儀禮特牲文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在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内外更相倣法引詩小雅楚茨之篇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嚴陵方氏曰七日戒三日齊並見禮器郊特牲曲禮

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也夫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云以教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甘者為麤若郊特牲所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為質清者為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澄酒在下是也其質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沈湎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亦見禮運玄酒在室解尸飲三

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祀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謂羣昭羣穆咸在也聚其宗族則交相親矣故曰敎民睦也

山陰陸氏曰澄酒沈齊也沈齊以能沈溺在下且惟澄酒在下也是之謂示民不淫尸飲三衆賓飲一祼獻朝獻饋獻皆如此非特酳尸三獻如此而已蓋祼獻王一祼尸於是酢王后一祼尸於是酢后賓一祼

尸於是酢賔周官所謂諸臣之所酢是也酢言諸臣而已則王與后可知他獻倣此然則尸飲一王飲一尸飲二后飲一尸飲三賔飲一此尊卑之序也

石林葉氏曰齊濁則隂也酒清則陽也齊者鬼神所饗則醴醍升而在上酒者人所飲則澄酒降而在下禮運言醴醆在户此言在室者蓋室以户為啓閉言其内則曰室言其外則曰户尸象神者也賔助祭者也故其飲有上下助祭而羣昭羣穆咸在其賜爵者

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奠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羹定酳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鄭氏曰每加以遠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吾從

周周於送死尤備

孔氏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使民不偝之事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賔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故云吾從周也

嚴陵方氏曰每進以讓每加以遠此所以示遠遠則所以崇敬也自浴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巳

見檀弓解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偕死之意則一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於此矣人之於此其可以不盡乎故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從周者以其弔於家為盡故也檀弓又曰反而亡焉失之矣則弔於家為盡可知

石林葉氏曰賔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唯其盡以讓

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慼唯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祔之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祔之近也故遠而弔於家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送死尤備故孔子從周

山陰陸氏曰事合棺而後卒也吾從周者弔於家而後事卒

慶源輔氏曰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然則喪有賓之道歟所以示遠以葬為

卒事也周人弔於家以既葬為卒事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賔位教民追孝也未没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賔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未没喪没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

明年而卓子殺矣弒父不子之甚

孔氏曰此一節明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也鄭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甍而不葬也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此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其君是踰年稱君

嚴陵方氏曰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而居其位故

曰敎民追孝也未終喪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既曰客階又曰賔位互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賔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鄭氏曰示民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為

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示民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也不敢有其身有猶專也父母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事君父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隱元年左傳鄭莊公弟共叔段貳君於兄事也君子謂國君之子君在若謀仕官似欲速為仕也

嚴陵方氏曰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已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自無容禮而下並見郊特牲解曲禮曰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況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民不敢專也饋即

遺也自此遺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山隂陸氏曰孝以事君所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弟以事長所謂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示民不貳言所以事之之道一孝以事君非以孝事君蓋事君孝之餘事也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如上所謂則君豈容有二哉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稱二君以卜若云秦可晉可也

石林葉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

移於長忠孝弟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為三年也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為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為饋獻

慶源輔氏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示民不貳則忠孝無貳心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貳其君位不以事親者事其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

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内也不耕穫不菑畬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禄不務其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禄之事先事而後禄先相見是先事後幣是後禄也先用財而後行禮則化之貪於財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巳情則有利欲故民爭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

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引易无妄六二爻辭證貪財之事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云三歲曰新田誤也

嚴陵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為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狗利而忘義故曰則民利無辭與

表記言無辭不相接之無辭同行情則檀弓言直情

而徑行是也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弗能見謂主人有故而弗能見饋者也辭必相見而後伸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故也蓋凡內物者必視其多寡是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為先也

山陰陸氏曰弗能見非特為有疾而已若陽貨歸孔子豚以弗能見者故曰非其義繫馬千駟弗視也夫

禮豈可以一端言若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是亦饋者也

吳氏莘曰禮記泛引諸經字多不合以坊記一篇攷之如引易不耕穫不菑畬凶今易无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如引書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今書君陳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不惟字異繁簡亦不同如引詩履無咎言今誤詩以履為體

引春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今春秋僖九年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本非同時事也然亦有與今經合者如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則與今易合矣如曰予克紂非予武等語則與今書合矣如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等語則與今詩合矣如曰魯春秋猶言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與今春秋合矣一篇之中如此他皆類此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鄭氏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遺秉不斂穧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為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

之葑菲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大田刺幽王之詩陳明王之時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東與寡婦捃拾以為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巳言采葑菲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無以華落色衰相棄如此則道德之音無相乖違可與汝同至於死也此記者引詩斷章取義凡二意一則據其根善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一則據其根惡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九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凡得獲貨

賄人民六畜者委之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澤虞言須其餘於萬民皆此意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也食四時所有之物不力求難得之品王制曰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有故則祭饗是也祭饗則皮毛並用矣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傳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言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

臨川王氏曰於物有所遺則為不盡利於事有所遺則為不盡察貴者之道也

石林葉氏曰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力珍者盡仁以愛物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别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

之何必告父母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自獻其身獻猶進也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横從横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淫奔之事夫婦重慎之義此一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也鄭知淫非淫泆而云貪者若是淫泆當云坊民淫不云所淫也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為民之綱紀也引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嚴陵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别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

足以為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侯乎媒幣矣慶源輔氏曰淫過也别自然之分也防其淫章其别所以使民無疑也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交通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

卒

鄭氏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吴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吴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孔氏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為妻之事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吴女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吴薨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

故止云至自吳又曰孟子卒既笄而字當云伯叔季

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鄭知且字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

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

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

夫人之禮使人攝

孔氏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特

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
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大饗之時夫人
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
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
又簒其國而自立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
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
女交爵也此云非祭不交爵者蓋王饗諸侯及諸侯
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内

宰職云凡賔客之祼獻瑶爵皆贊註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瑶爵亞獻也自陽侯殺繆侯其後夫人獻遂廢並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疾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族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

同姓淫佚之事

山陰陸氏曰厚別仁也避遠義也且言君子君子見微者也

慶源輔氏曰既避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

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不内取於國中也内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内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男女授受不親不以手相與也内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御者在右

前左手則身微偝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女共席而坐遠別也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族犯非妃匹也

孔氏曰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取國中美色中意皆取之似漁人求魚無所擇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

是況其所好之篤者祭義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論語賢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凡此皆以遠嫌而已餘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所謂如好好色鄭氏謂此句似不足誤矣論語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古之人好德如好色者蓋有之矣諸侯不下漁色釣於他國可也

宋三世内娶春秋譏焉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

孔氏曰壻親迎之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也

中山成氏曰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兄弟曰舅此内之

正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此即假借其名非正也禮避嫌疑故須假借而言之舅姑是父母之倫類其名尊也夫婦齊體也父母互相敬也

嚴陵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毋違命毋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二